

民族出版社

在 火 線 上

冰 瑩 等 著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

圖書室

上海

民族解放出版社

1938

在火線上

——目次——

活躍在火線上的諸將軍

- 一 張治中將軍辭職記
 - 二 張發奎將軍會見記
 - 三 陳誠將軍談戰局
 - 四 訪羅卓英將軍
 - 五 川軍夏斗樞將軍會見記
- ### 在火線上（上）
- 一 血戰三日記

二 東林寺的血戰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原來是救兵來了——
這個最大的仇恨——一把掩埋死難伙伴的鉄歌——我們身上沒有「神」

三 戰場一角的鏖戰

上戰場去——不是戰場——看見×師長——我們來上上課堂——兩次悲
壯的鬥爭

在火線上（下）

一 火線上的素描種種

A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B 往那裏逃

C 不做俘虜的戰士

D 前方的漢奸

五 偉大的戰士

二 火線上的雙十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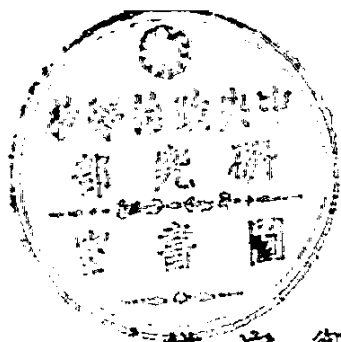
三 在前方的不朽的一夜

四 血的故事

附 錄

此如「皇軍」

「老爺饒命」——「百鍊之鉄」——卑劣的宣傳



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

圖書室

活躍在火線上的諸將軍

張治中將軍辭職記

張治中將軍，是美國陸軍大學畢業的，會做過教導第二師師長，會做過中央軍官學校的教務主任，在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五軍軍長——會統率他的部隊，英勇地與日寇激烈戰鬥過，不過，那時，一般人祇知有十九路軍，而忽視了張將軍在抵抗侵略者的戰地上所建樹的功勳。

在八一三事件爆發的前夜，張將軍又統率第五軍全部士兵，匆忙地趕到了淞滬，防禦工事還未建築成功，而日寇侵略我上海的大炮已經轟轟的響了，日寇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竟狂妄地宣稱在十二個小時之內，可以完全佔領上海，瘋狂而不知羞恥呵！可惜，日寇絕滅公理，正義的企圖，在我第五軍的強強的響亮的抗敵的炮聲中粉碎了。第五

軍，在張將軍的統率下，在不堅實的陣地中，在瓦礫廢墟上，抱着流最後一滴血的決心，前仆後繼地擊潰強寇；包圍它的駐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攻入敵所依持的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兆豐路等處，進而佔領它的登陸中心地的匯山碼頭。這些光榮的勝利的戰績，將永遠留在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上，永遠印在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黃帝子孫的心靈上。

指揮榮光的第五軍的張將軍的性格，是沉着而堅毅而懇摯，但善於談諧。前不久，他在戰地接見外國新聞記者的席上，兩臂交互抱着，閃着智慧之光的兩眼凝視着，這都足以表示他的堅定；當某新聞記者問到「日本宣傳中國的飛機，已經被他們炸燬了八十幾架，這是否真實」時，他洒脱地說：「造謠，謠言是日本人的特長，我們中國人，雖然不會這一套，但是會說真實。」（大意）在我們的抗敵的戰線上，有像他這樣出色的將軍在指揮，是多末地值得誇耀呵。

然而，在淞滬抗戰尚在堅決地持續着的今日，在日寇尚未滾出中國領土——中華

民族解放戰尚未得到最後勝利的今日，會統率第五軍，用鮮血寫了為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而抗戰的歷史的一頁的張將軍，已經悄悄地離開他所領導的，他所訓練的，他所熱愛的第五軍了，已經離開遍灑着為祖國永生，為民族永存的壯士的熱血的淞滬戰場了。

張將軍的離去，對不悉底細的關懷中華民族危亡的人們，一定是很驚異的吧？

張將軍的身體，向來就欠強健，他在中央軍官學校任職時代，就想辭職到國外去療養，可是，他深深知道他自身任務的繁重，尤其在國家頻於危亡的時候，不應遽爾遠去；輕放棄軍人的與國民的責任，所以他勉強堅持下來了。

他自八一三事變起到他辭掉××總司令止，他沒有一日離開過戰線，他不知休息，不知睡眠地計劃作戰，指揮軍隊與敵人血搏。人終是血肉做成的，我們的張將軍在不眠不息的四十多天中，身體日形瘦削，精神日益衰萎，竟至不能自持了。他知道他個人的身體，並不怎麼貴重，然而他更知道他所担任的責任，關係到整個淞滬戰線的得失，所以他毅然辭職了。

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剛剛全面的展開，現在距離必要爭取的最後勝利，還相當遙遠，我們熱忱地祈張將軍爲民族而珍重！

——葉 晴——

張發奎將軍會見記

北伐戰爭中咆哮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相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洋溢着異樣的標悍！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會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法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多萬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

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問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蹣腳，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咤叱三軍，威懾敵胆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的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

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鉄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夏衍——

陳誠將軍談戰局

(一)倭寇對我侵略，國策早定，舉國一致，無論任何黨派，任何內閣，任何個人，莫不皆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亦祇有絕對同心，共同一致，對倭作戰，貫徹到底，以爭取全民族的生存，絕不可再有什麼思想主張的歧異，與利害意氣的爭執，給予敵人各個擊破的機會，而致同歸於盡。

(二)對倭作戰，必須實行消耗戰與持久戰，換一句話說，就是祇有拚命的奮鬥犧牲，而且要長期的奮鬥犧牲。所以對倭作戰一經開始，便須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確信大家祇有沉着堅定，百折不回的朝前幹去，無論如何，總要堅持到三年五年，以爭取最後的勝利。能夠是這樣，才可以鏟除短期得失之念，不致因小勝而浮動，因小敗而喪氣。

(三)中央及領袖對倭作戰的決心，業已有過多次鄭重的宣示，全國軍民，共見共聞，所以戰局既經展開，便絕無中途妥協或委曲求全之餘地，因為中途妥協即是投降，委

曲求全卽是自殺，祇有沈着堅定，發揮決心與毅力的長期奮鬥犧牲，才是全民族死中求生的唯一的出路。

（四）對倭作戰制勝之關鍵，不徒在軍事之本身，尤與經濟有密切之關係。我國平時因受帝國主義者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以致產業無法振興，現值非常時期，亟應善爲運用，卽以戰爭手段力求經濟束縛之解放，亦卽力求我民族工業之復興與建設。此次戰事發生以後，中日貿易完全斷絕，各地日本僑民紛紛失業回國，實不啻日本自毀其市場與產業。尤其是日本在上海之紗廠，停頓毀滅，更爲其對華經濟侵略之致命的打擊。在此時期，正好將我國各項新興工業移往後方，並相機恢復農村固有之手工業，樹立用土貨之風氣，杜絕奢侈品之消耗，此聖雄甘地之所呼號禱祝而不得者，我乃以對倭作戰得之，如此持之二三年五年，我國之基礎日固，倭寇之資力必竭，實爲無可疑之事實。

（五）至於民衆方面，援助政府對倭作戰之處，自然甚多，且亦極關重要，但有一個原則不可不特別注意者，卽絕對的「集中力量」是。雖則在行動上不妨化整爲零，以滅

少敵人攻擊之目標，且收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之效果，但在精神上則必須化零爲整一切一切，須絕對的確切的集中於一個總目標總旗幟總路線之下。例如就文化界說，發動全民族的對倭作戰，亦即對倭作戰的精神總動員，當爲全體文化界共同遵守最高原則，在此最高原則之下，一切便當集中精力，照此進行，不可各有各的說法，或始終抱持懷疑的態度，以致本身基礎不固，人民無所適從。又如就慰勞捐款說，過去民衆團體各自爲政，對各部隊逕行解送，盡力固然不少，流弊亦復甚多，因爲捐送物品者，多不合戰地實際之用，不免等於浪費，而捐送金錢者，士兵不得實惠，多入官佐私囊，尤足助長驕奢。所以今後只有將慰勞捐款，一律解交政府，集中中央，或指定購買軍用品，或專門作爲救濟受傷官兵及陣亡官兵家屬之用，方能做到款不虛糜，而且發生實效。

（六）總括起來說，自對倭作戰開始以至今日，軍事方面，當奮勇衝鋒，予敵重創之後，一時在旅進旅退中，但經濟上精神上以及國際輿論上的勝利，很顯然的已屬於我。而且即以軍事論，目前雖以戰略關係，對於一二陣地略有移動，但就全局言，並不得認爲失

敗。此一二陣地之移動，似於敵方有利，但敵人爲此而耗費之代價幾何？又與彼所預期之速戰速決相去幾何？我敢相信，祇要我們繼續如此的堅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載，三年五年的時候，敵軍實耗盡，經濟崩潰，國本動搖，一定要在我們面前屈膝的。所以實行持久戰與消耗戰，必能屈敵殲敵，實爲我們對倭作戰的鉄則。我們全體官兵以及全國民衆，都是炎黃一脈的後裔，頂天立地的男兒，遇着現在這樣報國的好機會，一定能夠團結一體，百折不撓，以共同負起全民族解放戰爭的神聖的任務！在我個人，更願竭盡棉薄，勉爲前驅，與我全國同志同胞，一德一心的加倍努力，敢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在我而不在敵！

訪羅卓英將軍

在一個清朗的早上，太陽還剛從東方出來不久，我們就開始出發，去訪問羅卓英先生。雖然那天風勢很大，吹到臉上不如春風的和暖，但也不像冬風的刺骨；有另外一種意味。

鄉村景色，簡單樸素四個字就可以說盡了，金黃色的稻子，迎着風飄動個不停，竹林裏的小雀，叫個不住，河溪裏的行船，靜靜的前進，農民各自做各的工作。一切的一切，十足的表現出實幹的精神。我們汽車橫衝直撞的往前跑，有時驚起野狗追着叫幾聲，村中兒童聽見汽車過，也跑出來看看，除此以外，什麼動靜都沒有。

汽車走了××時之久，才到達目的地。我們下車輾轉多時，方會見了羅先生。

羅先生是廣東人，短短的個子，結實的身體，充分表現出十足的「廣東精神」。他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軍事方面造詣固然很深，而文學方面亦有相當的修養。上海戰事發

生不久，他就到達東戰場，到現在有兩月多了。雖然每天工作相當的忙，睡眠的時間相當的少，但是他的精神還是很健旺。同羅先生與我見面的還有施伯衡參謀長，他與羅先生也有同樣的性格。

羅先生先致謝社會各方的厚意，他說作戰了兩月還沒有表現出什麼成績來，先蒙各方人士的獎飾，實在當之有愧。其次他談到最近的戰況，他說，敵人在上海戰事裏，到現在已經實施了四次總攻擊，每次總連續攻擊一星期或者十餘日之久，但是結果完全失敗；受我們相當的打擊，就是有些微的進展，也只是一二里路的一條陣線，或破碎的一個村莊。

這同敵人所謂第四次總攻，其目的在突破大場，威脅南翔真如，迫我江灣閘北守軍撤退。計畫固然不錯，然而結果適得其反，不但目的未達，且受了嚴重的犧牲。預料敵人在這方面未得手後，又得另想別的辦法。

至於最近敵艦在沿江各口的活動，那完全是擾亂性質，在本月十，十一，十二三天，敵

艦數十，在劉河北荊楊林七鵝口諸口砲擊並掩護陸軍上陸，可是天公不作美，烟幕彈完全被風吹散了，被我殲滅不少。結果毫無所得而去。但是敵人對該方面仍將繼續有所企圖，那是不難想像的。

至於敵我比較，我們雖然物質方面不如人，但是我們有中心思想，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精神能克服物質，於是一切都不成爲問題。反之，敵人根本沒有犧牲的決心，雖然物質優良，奈士兵不能勇敢作戰，那又有什麼辦法？我們常在俘虜身上搜出寫而未發的信，滿紙俱係思家之言，試問這種軍隊如何能對外作戰？

最後羅先生說，敵軍在上海把新式武器完全使用盡了，在我們退出其海軍射程後，其海軍已失效用。最近乃將其海軍砲拆卸上陸，但是因爲太笨重，運動不便，效力業已大減。關於敵軍使用毒氣事，業已發現數次。在羅店及蘆漢浜，敵人曾使用過，我們死傷有二三千人。這次敵軍在沿江各口登陸失敗，又經我軍檢獲其毒氣放射器，敵軍之不顧人道，由此可見！

——黃公——

川軍夏斗樞將軍會見記

『全面抗戰』這一個『全』字，至少在軍事方面完全做到了。記者在前線參加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半月以來，遇到的武裝同志，包含全國各地的部隊。但不論是那兒來的軍隊，再沒有一點地方的分別。在戰場上，我們再沒有聽見說中央軍，桂軍，粵軍，川軍等分別。我們的隊伍只有一個，就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記者是四川人，四川是有名產生軍閥的地方，在民國二十六年的歷史中間，單是四川一省就有過三百次的內戰，但是現在，四川的大部分軍隊，居然作萬里長征，担任抗日戰爭的最前線，那種英勇壯烈的犧牲精神，並不亞於國軍的其他部隊，這是我最初所意想不到的。

記者很幸運，前日在前線遇見了××軍副軍長夏斗樞將軍。將軍精神奮發，談吐豪爽，不愧爲英雄本色。同鄉人在這偉大的抗敵戰場上見面，自然更是親切。他把他所率領

的四川軍隊，這次參加抗戰的經過，詳細見告，這是數天以前的事。現在前線局勢已大見改善，夏將軍這一番談話，已到了發表的時候，所以除了有關軍事秘密的一部份以外，把我們四川同鄉抗日英雄的一席話，全寫在這下面。

劈頭夏將軍就說：朋友，你是四川人，你知道四川的情形。常言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四川軍人在外面的名譽，向來不很好，一般人說起四川軍隊，總以為是只知從事內戰，而沒有一點民族意識的。我們老早就想找一個機會，洗刷一下這個惡名聲，幸喜現在機會來了，抗戰開始以來，我們這一個部隊奉到中央命令之後，就像逃婚一樣地悄悄地跑了出來。我們從××到××預計要有五十九天路程。我們爲的要趕上火線，和東洋鬼子比個高下，所以日夜趕程，過了二十四天，就到了××。我們的弟兄們常說：『汽車四隻腳，到了一站還要上油休息，檢查機器，我們只有兩隻腳，却一天走到晚，休息的時候，還要自織草鞋，要是在四川打仗老子早就回家了！』

到了××以後，有了火車運輸，交通要快的多，不久我們就到達了前線，我們忘却了

家，忘却了自己，更忘却了敵人飛機大砲的恐怖。我們沒有忘記的，只是我們爲國爲民應盡的責任，但是使我們自慚形穢的是我們的武器和裝具，比較其他的同志真是小巫見大巫。我們的軍長×告訴我們：「咱們在這抗日的戰線上，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血和肉，用好武器打敵人，不足以表現我們的戰鬥精神，以舊老的武器克制了敵人的精銳才見到川耗子的真實功夫。」我們本着軍長的教訓，防守着××。我們前線某部，因爲苦鬥已久的疲乏，和工事的被毀，不得不從××調回休息，我們王肇春營長所率全營的弟兄增援上去。以血肉守職的精神，我在敵人飛機大砲不斷的轟炸下，不但把原線恢復過來，而且乘勝追擊，把敵人迫過××××，但是王營長和全營的士兵，也在此全體殉國了。

『我們四川的軍隊，遇見這樣重砲火和海陸空軍聯合威逼，還是第一次。但是在作戰的時候，一點不畏縮，不慌張，從沒一次退却過。因此所受犧牲，也是極其壯烈的。加入戰局以後，師旅團長因爲身先士卒，有好幾位受傷。並且有一位團長陣亡，營長傷亡的更多。我們的損失雖然不小，但是敵人的損失至少要比我們多一倍。所以我們不但毫不氣餒

而且我們用了落後的武器，擊潰了暴日的最精銳部隊，更加增加我們對於抗戰勝利的自信。」

最後夏將軍說：『就我們四川軍說，常備軍已有四五十萬，加上民團及壯丁，抽調一百萬人到前線是不成問題的。雖然物質設備比較欠缺，但就我們這次抗戰的經驗，實是不可忽視抗敵力量。現在××軍和×××將軍領導下的數萬健兒，已負起抗敵救亡的天職，希望其餘的四川軍隊，也一律開拔到前方。使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說，四川軍人是只知內戰而不知衛國的。』

夏將軍說完了以後，精神異常地興奮。記者就和他握手，向他說：『多謝××軍全體將士，你們不但洗刷四川軍人的壞名聲，而且給我們四川人增加以萬丈威光，抗敵造成了四川的新生，也造成了中華民國的新生！』

——胡蘭畦——

在火線上（上）

血戰三日記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線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了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做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侷促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

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乘機對副師長說：

『請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線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綫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麼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就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綫上一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偷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砲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光黯淡，村落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

彈，大砲，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甯，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砲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的，一聽到砲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摸了過去，敵人敗退了，其餘兩排又接上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砲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不害怕大砲，每個人都都在熱血沸騰，摩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歷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明，想到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地賞月，而戰地是用大砲代替了鞭炮，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砲聲愈加猛烈了！我們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旅就駐防這裏，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邛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砲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

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砲又來光顧了，空隆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着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砲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怎麼辦？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炮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

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着走他的路，因為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炮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砲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

我說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置，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

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副說：「團長，砲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伙伕，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伕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雨，冒着砲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切人吃飽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伕的人。

暫時沈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這一問題來問我：

『x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道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創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冰瑩一九三七，十四黃昏於軍部

東林寺的血戰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

排長胡玉政肩着他的槍，帶好了手榴彈，領着他的一排弟兄，隨着連長開到東林寺去担任守備職務。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晚。天上沒有月亮，四野也沒有人聲，黑越越地，他們就摸索着走，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但是他們沒有覺得，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的東林寺去了。

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地勢很高，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而且風景也很美麗。好像水滸傳上說的「寨子」一樣，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使得在這裏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

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天也快要亮了，他們也沒有吃飯，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就是幾天不吃，也滿不在乎。

寺內空空地，沒有人，也沒有東西，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哨兵統統都佈置好，然後才把稻草鋪在地上，把槍彈當作枕頭，隨便地躺着休息，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

天已經亮了，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原野顯得格外幽靜。忽然槍聲響了，劈劈劈，劈劈地響了，紅色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有一隊東洋兵在密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他們在搜索，他們在找要點。他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

很快地，連長下着命令：

「對準開槍！我未說放，就不要打！」

大家都握着槍，散開了，靜靜地等着，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越來越近，連長說了一

聲：「放射」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接連就是噉噉噉的聲音。

「退了，退了！」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

「哈哈！東洋兵真經不得打。」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東洋兵。胡排長也帶着譏笑的口氣，他說：「皇軍就是這樣，哈哈！」

「不要這樣，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連長這樣說：「現在休息一下，急速準備。」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一點胆子也沒有！」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咱們吼一聲，他也要跑退八里路。」說着，他嘩地一聲，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

原來是救兵來了

真的，二十九日的清早，天還沒有十分明亮，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拚命地抵禦，但是來勢太凶，遍野只看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形，急忙回頭一看，他後面躺着的都是帶了傷的弟兄，而且直挺挺橫在

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他想：「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這一下他着急了，然而有哈辦法呢？他只得惜子彈，密密地射擊。

東洋兵逼得更近了，連長也帶了傷，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他一面不停手地放槍，一面叫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他想：「去了一個人，就少了一桿硬火，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胡班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

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胡排長的心急得快燃燒起來，他想：「這一下完了，再加一排重機關槍，這一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但是他的心一橫，拚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可是他的槍因爲打得太多的緣故，這時打不響了。他再回頭一看，能打仗的弟兄，只有四個人。「好吧！」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上好刺刀！」他們很快地上好了刺刀。「噯！怎麼樣？東洋人沒有衝來？」胡排長很奇怪，他想想難道還是做夢嗎？他睜大眼睛一

看，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他仔細一聽，原來重機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他臉上緊板的神經，一下裏鬆弛下來，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啊！原來是援兵到了！」

這個最大的仇恨

趙營副帶了兩連人，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一陣機關槍的掃射，就把「皇軍」的隊伍打退回去，保衛了危急存亡的東林寺。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歡喜得流出了眼淚。趁黃昏的時候，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傍邊挖了一個大壕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兩連的官兵，都默默地站在壕前向他們致最誠意的敬禮。有的在為烈士們祝福，有的在對他們宣誓，他們說：「弟兄們！你們安心去吧！這個最大的仇恨，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我們的祖國——中華民國——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呵，弟兄們！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這個大仇，我們是要報復的！只要我們有一支槍，一粒

彈，一個人，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在衆人宣誓的時候，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才三天的辰光，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來，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曾被東洋兵佔去了，他的心裏，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一面又在感謝他新的朋友。他痛心，愛惜地要再看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然而在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月亮躲避着，已經很久不出來，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他最大的心願，是要趕盡東洋兵。

東洋兵忙忙地掘戰壕

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砲「皇軍」也是不行的啊。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對着東林寺轟擊，他想：「佔不到，我就轟滅它！」砲聲像打大雷一樣，砲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東洋兵也跟在大砲彈下面衝起過來。

我們的輕機槍，射得太多，忽然打不響了，東洋兵却凶猛地衝到了牆下。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他好像看慣了，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上去，請他們吃手榴彈！」

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手榴彈猛烈地爆炸了，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自己拿起手榴彈，連連向着東洋兵拋擲，一連打了十幾個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一點也動不得。將要衝過來的，反身就逃，遠處的稻田裏，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他們都想衝殺過來，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

一把掩埋死難伙伴的鐵鍬

十月二號的早晨，天剛剛亮了，靜靜的蔚藍天空，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空氣新鮮極了，它使得過餘疲勞的戰士們，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他們却正要在這個時候來殘殺。

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開花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可是那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

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脚病的一樣，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

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戳破了的蜂巢一樣，成羣地踏着稻子擁起過來。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趕緊衝到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東洋兵的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

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還是拚死地往廟內衝來。

廟宇內面，廟宇外面，滿地橫陳着的都是屍骸，我們的戰士的屍骸，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員。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

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踏

在屍骸上走。殺人的凶焰，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槽，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可是槍機失了效能，連扳不響。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像閃電一樣，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把鐵鉞，那一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鉞。再也沒有那樣快，再也沒有那樣乾脆，嘿地一聲，就把那位「皇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

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是爭活命是報大仇，是保守祖國的土地，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

我們身上沒有「神」

胡排長，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然後回頭來在幾位

「皇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中尉的身上，不但有軍用地圖，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一張護身符咒，上畫一尊神像——上面寫着：「保平安」

「皇軍」不但有飛機大砲，而且還有神，只可惜那些神，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我們的胡排長，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砲，身上也沒有帶着神，他只有一顆保衛國土，服從長官的決心，他帶着傷口上的血，殺死了敵人！他忍着痛心的淚，守着他的陣地，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

——胡蘭畦！

戰場一角的鏖戰

上戰場去

說到戰場，這個圍着幾十萬人，血肉橫飛的地方，實在有點神鬼莫測，一般人對於它都像迷夢似地幻想着。尤其是我的十個小妹妹們，一聽到戰場兩個字，就恨不得生出兩隻翅膀，飛到那兒才好。

十四日接到幸之的電話，約好到戰場上去看×師長。這個消息給我的十個小妹妹聽着了，這個說：

「我要去！」那個也說：

「我要去！」

究竟帶誰去才好呢？當那二十隻眼睛睜得亮晶晶地望着的時候。

「亞芬和敏玉去。」我說：「這並不是偏心，因為值日是從小的派起的。」值日是守

在家裏，大家都不願意，我們定了一個法規，從年紀最小的派起，她們已經當過值日，所以她們也有先上戰場的權利。這時八個人很歉然地都沒有話說。亞芬好像很得意地跳了起來，而且她說：「開心得咧！」我拿眼睛瞪了她一下，她把頭向下一縮，好像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一樣，一聲不響地溜到門前去了。

吃了早飯過後，我們的七個小妹妹照平常一樣活潑潑地出去工作了，爲了我要出去，只好叫秦隊長妹妹留在家裏值日。不一會的工夫，幸之同中央社的王先生來約我們，我帶着亞芬和敏玉別了秦隊長就離開了我們的團部。

廣闊的天空，藍得和海一樣，一團團的白雲奔騰着正像大海中的浪花。金色的稻穗在漫無邊際的田畝中被太陽晒得發光。這種天然的色彩，簡直不是人工可以配合。

一路上我們快樂地說着，笑着。可是那軋軋的飛機很不客氣地要從我們的頭上丟下幾個炸彈，我們看見着了炸彈的地方燃燒起來，而且冒着黑色的濃烟。

飛機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馬上就分開藏躲起來。忽然我看見我們的王先生

蹲在一個地方用雙手抱着他的腦壳，我禁不住大笑起來我對他說：「最好請葉淺予先生添畫一副王先生上戰場！」

「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同伴們通通大笑起來。可是王先生一本正經地對我說：

「不是，因為我怕我的眼鏡反光。」

「原來如此！」大家又笑了。

不是戰場

沿路上好像萬事都沒有一樣，我們就專和王先生搗亂。其實王先生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弱書生，他能夠有勇氣到戰場上來，而且還穿着他那一雙不便跑路的皮鞋。再回想到那天他冒着雨濺了滿身泥污來到我們團部的時候，對他盡責任的這點上，我是敬佩他的。

路，好像無窮盡似的，一直走得王先生面紅耳赤，大汗長流的時候，才算走到了目的地點。

「奇怪得很，爲什麼走了大半天，已經到了目的地，我們都沒有聽着砲聲？」我正說的時候，馬上來了一個轟隆隆的砲響，好像是答復我一樣。

「這是特別歡迎胡團長的禮砲。」幸之說：「因爲×師現在剛剛才撤下來休息，此地離戰場還有相當的遠。」

「啊，原來是這樣！」我說時，兩個小妹妹做了一個像象，她們想：「上了當了！原來這不是戰場！」

看見×師長

經過了一種簡單的手續，我們拿出了我們的證明書，我們在一間陳設很簡單，壁上掛着軍用地圖，桌上擺着軍用電話，放了幾把椅子的房內，看見了×師長。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文雅的軍人。可是他就是那個富有謀略，身經百戰的大將。

在×師長那裏，我們看見了×副師長。大家介紹了之後，我將何先生送師長的救傷包親手交付給他，他反身就回到房裏去寫謝片。王先生趁着這個機會，趕緊就向×副師

長開始他的探訪工作。副師長的態度非常從容，他很概括地把這次的抗敵從日兵上陸，羅店的幾進幾出退守劉行以及現在蘆漢浜大場的情形，差不多和報紙一樣的材料告訴我們，王先生很希望他再說詳細一點，但是×副師長說：「更詳細的情形，等一會請師長講給你們聽。」從他的說話上我已經認清楚副師長是一個很精明，很謹嚴，而且尊敬長官的好軍人，在他無形的尊敬長官的舉動上，我們並看不出他像孔夫子說的：「君在，蹏蹏如也」那樣的奴隸樣子。

我們來上上課堂

×師長從房內走出來的時候，王先生又忙着向他探訪消息。×師長微笑着拿起一根細細的，好像教鞭一樣的竹竿，他說：「好吧，我們來上上課堂。」我們幾個人跟着他走到地圖面前，真像小學生一樣靜靜地聽先生講演。

「這是江灣。」幾隻眼睛跟着師長手上的臨時教鞭落在地圖的一個點上。竹竿已經沿着這一個點往右上邊移動指到另一個點上，「這是吳淞。」他說：「本來我們的隊

伍駐在江灣，奉到命令開一團人到吳淞去打上岸的敵人。第一次一營人傷亡了三分之二。第二次團長上去恢復了陣地，把敵人打退了。當天又奉到命令，叫我們去收復羅店。那時，敵人的飛機正在滿天亂飛，炸彈正在瘋狂地拋擲。他手上的細竹竿從右角上的吳淞往下一拉，停在江灣的點上。從江灣點指到大場，沿大場那一條馬路線指到劉行，指到羅店，他又笑了一笑，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地理教師。

×師長振了一下精神，「我們必須在飛機轟炸之下通過這樣長的路線。」他的竹竿又指回到原地來，他很鄭重的說：「因為這是長官的命令，我們只有服從。我們以疏散的班排，兩排，四排，稀稀疏疎地前進，沿途被飛機追擊轟炸，死了兵士二十餘人，我和參謀長到劉行的時候，一顆炸彈正爆裂在我們的車子旁邊，卻沒有炸着。到達羅店，正是黃昏時節，我們立刻就以大縱隊進佔羅店。」他的目光又注意到地圖上面，而他的臨時教鞭也隨着他的眼珠移到羅店的中心點，我們大家都很緊張地聽着他的下文。

「這鎮內，那時還有一百多敵人，打到天明，就把他們肅清了，還打死了幾十個敵人，

奪獲幾十支槍和很多重要文件。佔領羅店之後，隔了一天，又奉令進佔月浦，並要進攻獅子林。就將羅店交給××師。我們剛剛佔領月浦，忽然敵人以大隊從後面又來包圍羅店，我們只得回兵迎擊。在羅店和敵人來往衝突了十幾次，大家都受了很大的損傷。第二天，我們撤後，敵人也退了。這時我接到××師的電話，叫我向楊行靠攏。當時，我想到如果這條公路守不住，上海就不能保守，敵人可以沿着公路把他們的鐵甲車、唐克車一齊開過來，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我當夜就把我們的隊伍配置在這個地方。」他的教鞭又指到月浦和羅店中間的一個叫新鎮的地點上。他說：「在第二天，我接到軍長的電話，他說這樣安頓，正吻合他的配置。可是在新鎮，我們和敵人有過很多次厲害的衝突。」說到這裏，×師長的臉上，顯出很愉快的顏色。我們的精神，都被這位專門家教授吸引着。大家都像置身在戰場上一樣。×師長一停他的講演的時候，十幾隻眼睛就像小孩子希望大人給糖果一樣，惟恐他不拿出來。可是我們的專門家教授，他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他的話繼續地說下來了：

「我們奉到命令，又去包圍羅店的東南西三方面，在那兒我們一直就包圍了二十天。」x師長把手上的臨時發鞭放下來，讓我們大家坐回原位，同時他自己也走到桌子旁邊坐着，可是，他的話又陸續地講下去。

兩次悲壯的鬥爭

在這次戰爭中，有兩件很悲壯的事情，可以特別告訴諸位。第一件是東林寺的大戰，東林寺是靠近新鎮不遠，三面都是水，地勢很高的地方，那兒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這個地方有一連人，守了一個星期，屢遭敵人的襲擊，班長潘玉林，有一次衝出廟外，用手榴彈打死了很多敵人。又有一次，敵人先用砲轟之後，再用敢死隊衝過來，他們的人死來只剩了五個，我們的人也死得只剩五個，而且排長胡玉政還帶了傷。敵人有個中尉帶着幾個士兵，已經衝進廟了，胡排長開槍狙擊，可是槍打不響，他情急智生，就抓起一把挖壕溝的鐵鍬，打開了那個中尉的腦袋。除了得到戰利品，還得到很多重要文件。」x師長的話，說得我們的眼睛都望着他的一舉一動。我們看見他臉上的肌

肉隨時都跟着他所講的故事的情景變動。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臉上早已是眉飛色舞了。

副師長，他一直都是帶着笑容很有精神地坐着，靜聽師長說話。

×師長又說死守×宅的故事了。他的態度表現得更莊嚴，說到營長冒洪池悲壯地殉難的時候，我們更是肅然起敬。室內靜極了，只有×師長一個人的聲音。

「我們的××團，在本月二日的黃昏過後接守×宅，以及×宅南段的××宅陣地，主力構築××宅，××宅第二線陣地。可是×宅的地勢不好，工事也不堅，並且和敵人距得很近。當時，我們以第三營的一連佔領×宅東北陣地，第一營接×宅的右側。第二營為預備隊，安置在××二宅之間，第一營預備隊，初初加強×宅陣地的工事。其次就築××二宅之陣地，掘陣地的交通壕。」

「三日的早上三點鐘，有一百多敵人，向×宅陣地夜襲。這次我們打死幾十個敵人，奪獲步槍十幾枝，擲彈筒等等。三日午前十一點鐘，敵人利用烟幕彈及砲火之掩護，向我

進攻。又是一次壯烈的抗戰，敵人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一部份敵人就是這天夜裏，已經侵進了我們的外戰壕，從兩端潛進。

「四日我們用手榴彈打着潛伏的敵人，猛烈地拋擲。打死了三十幾個敵人，奪獲很多有價值的戰利品。其餘的敵人，都逃竄跑了。連上留了一排兵力在外戰壕中，防備敵人接近。

「四日夜裏，該營又增派一排兵力在外壕，敵人又來襲擊。我們又打死了二十幾人。這時×宅北面陣地也有敵人去攻擊，又被士兵用手榴彈打退了。可是，這中間發現有東北同胞的口音。

「五天天剛亮，敵人向×宅砲擊，同時以三十幾輛重戰車，配合着七八百步兵，用廣正面向我第三營全面衝擊。這時我們第七第九兩連的砲火失了效用，只有用手榴彈擲放，卒被敵人戰車上的機槍和砲火所壓制了。第七第九兩連的全部官兵通通輾埋大戰壕中。當時曾洪池營長，左手負傷，仍堅持指揮四八兩連，拼命地和敵人的步兵作最壯烈



的格殺。

「敵人的戰車像崩山一樣，向我們的陣地轟擊，雷營長第二次負傷，在亂槍之下和陣地一同犧牲了！」

大家的神經都在極端緊張的情況下聽着，幾乎連呼吸都停着地聽着。直到他的話停止的時候，大家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這次的戰爭，我們沒有什麼特點，就是服從長官的命令。我們能夠和敵人這樣長久鏖戰，也就是能夠服從長官的命令。」

x 師長的臉上，又泛出微微的笑容。我聽了他的話，看看副師長，他臉上的表情，也是從緊張嚴肅的狀態變回到微笑了。我們的兩個小妹妹，簡直像聽小說一樣，聽得出神了。爲了要看大戰東京林寺的材料，x 師長他把我帶到參謀處去。王先生因爲要做有系統的特寫，他也去了。在參謀處時，我們只看見參謀主任，才知道參謀長現還在病院中。從參謀處回到師長的房中。亞芬和敏玉正在高唱抗戰的歌曲。這些歌曲，都大受x

師長和×副師長歡迎。他們在軍中從沒有聽過這種悲壯的抗戰歌，而製造這些歌曲的人們，都是爲了抗戰的戰士們製造的，所以×師長和×副師長都說要請小姊妹們去當士兵們的唱歌教師。

◎

——胡蘭畦——

在火線上（下）

火線上的素描種種

一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九月三十號下午一點鐘底時候，×參議帶領了我們一行四個人來到了××師的師部，×軍的×軍長正坐在電話機面前，見到我們就微笑着說：『你們到底來了！』

經過軍長的介紹後，我和佩蘭坐到用兩張方桌拚成的長桌上方去，儼然像當主席似的那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起初談了些關於前方戰事的消息，後來大家談話的方

向轉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們真勇敢，居然也跑到最前線來了！』

×師長說着，他們都笑了，我正想說話，却被軍長先搶去了機會。

『她是到火線上來尋找文章材料的。』

『好極了，好極了，這裏有一段好材料，讓我告訴你，希望你宣傳一下。』

×師長一手抓住了那個擺在桌上還沒有被我發現的砲彈給我看，並且首先告訴我這是砲彈的「信管」還沒有爆炸的。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砲彈，』他開始敘述「信管」的故事，『他們因為不願轟炸自己本國的弟兄，所以把砲彈帽的螺絲沒有扭緊，因此打過來的一百多枚砲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呵，有這樣的事，是真的嗎？』

我聽了一面高興，一面還帶着幾分懷疑。

『當然是真的，這個「信管」就在我們師部的門口拾的，如果炸了，我們不都完了嗎？』

正在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時，×師長又接下去說：

「唉！東北四省的同胞真可憐，他們因為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來當砲灰打中國，其實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熱心愛國的，因為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打砲彈而使牠不炸的方法來敷衍日本人。誰知這秘密立刻被發覺了，這兩天槍斃了大批的東北人。此後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日本兵監視他打砲彈，所以今天打過來的都爆炸了。」

「還有一次是在夜間放步哨的時候，兩方面的哨兵開始談話了，『喂，弟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槍朝天放，你們為什麼真的向我們打來。東北人這樣說。』我們怎麼知道敵人裏面還有自己的弟兄，你們為什麼不反過來，掉轉槍頭向日本鬼放？』我們的士兵剛說到這裏，東北人忙說：『快不要說了，弟兄！班長來了，班長來了！』那種慌張恐懼的聲調，真正可憐到極點了，等到班長一走，他們又繼續談着，東北人說：『我們何嘗不願意掉轉槍頭打日本人呢？只是被他們監視，被他們強迫沒有辦法，我們如果不開槍，他們就在後頭打我們。』」唉！弟兄，你們未免太不行了！』我們的士兵回答他，『幾個人難到還

打不死他一個嗎？你們有很多人早就應該打死他們，反正過來，要知道日本鬼最怕死，老是躲在後面驅使你們來打先鋒。你們橫直是死，與其被我們當做敵人打死，不如因愛國而被日本人槍斃的來得光榮偉大！剛說到這裏東北兵又匆忙說：「呵！快不要說了，巡查又來了！」由這些事實證明，可知東北人最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只有少數漢奸甘願被他利用，他們現在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最凶暴最殘忍的強盜，人類中的創子手，所以都願意投誠，而我們對於日本的俘虜都這樣優待，對於東北人自然更要歡迎他全體反過來和我們共同抗日！』

×師長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都覺得特別興奮起來，誰說東北人不愛國？他們在敵人的監視，敵人的高壓之下，居然敢違抗命令不轟炸我們，居然敢反正，他們是愛國的勇敢的！我們不但要同情他，敬愛他，欽佩他，而且更希望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英勇抗日的弟兄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打回老家去，收回中國所有的失地！

我又拿起「信管」來，細細地看了一番，這是一顆能夠打三千六百米達的砲彈，上

面刻有「東」「昭」「加修」等字，很重，我想至少有一磅多。

『感謝我們的東北同胞，否則這一百多顆砲彈，不知要炸毀我們多少房屋，炸死我們多少戰士？』我說着，高高得幾乎要大叫起來。

在斜風細雨，砲聲隆隆中，我們辭別了主人披上偽裝，向××地××師進發。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午三時冰瑩於××障地。

二 往那裏逃

天還沒有亮，女房主人慌慌張張地扯着我的衣裳問：

『先生，大砲響得厲害了，我們往那裏逃？』

『不要緊的，這是我們開大砲打日本鬼，等一會他們就打敗了，有什麼可逃的？』我用生硬的上海話安慰她。

『呵，那是僕的大砲，交關好，交關好，有先生在這帶，阿拉弗怕哉。』

雖然她假裝鎮靜，但臉上的驚惶表情隨着砲聲的次數，一分鐘比一分鐘地緊張起

來。

『先生，我們真苦，現在米也買不到，鹽也買不到。如果逃到外邊去，我們都會餓死的！』

『是的，在這裏我們給你飯吃，替你打日本鬼，不要害怕，安靜地住着吧。』

也許她沒有聽懂我的話，只點了點頭又退出房裏了。

我把她的睡房仔細地打量了一番。除了兩張床，一張破桌子，兩隻馬桶而外，連一條小凳都尋不出，但亂七八糟的東西却堆積得不能舉步，破碗破罐爛衣裳到處都是。我想她的最大家當，也不過是兩床破絮，補了無數疤疔的棉衣。然而這究竟是她的家，她的歸宿地。誰願意做喪家之犬呢？誰願意跑到外面去吃飢寒交迫顛沛流離的苦呢？

『先生，不得了，不得了，槍聲就在我們的屋子後面響，這所房子不會炸毀吧？』

女主人帶着她最小的女孩又跑來嘈囂了。後面追着進來的是她的丈夫王進德。到底底是男人，他似乎懂事一點。

『先生，你們在這裏，我們很放心的，先生，我們要請你們保護。』

×長微笑着點了點頭：

『你們好福氣，我們住在這裏，日本人不敢來的，不要害怕，我們把日本人打倒，你們就可安居樂業了。』

男的完全聽懂了，從心坎裏發出了放心的微笑。

×

×

×

跑去竹林裏散步，四周靜寂寂地只聽得斷續的蟬鳴，激戰了一夜的砲聲暫時停止了，我想這時忠勇的弟兄們此時也許正在扛抬受傷的戰士，或者裝子彈，或者吃飯休息，我恨不得立刻跑去看看他們，安慰他們。

『砲片飛到這裏來了！』

一位衛兵拾了許多大砲的破片在那裏看，我趕快跑去拿了一塊，女房東駭得不住地戰慄：

『先生，大砲打來屋裏哉，真個危險，真個危險！』

我把昨天一位受傷的營附告訴我前天在姚家宅看到一個婦人被大砲聲音駭死，一歲半的孩子在床上哭個不住的慘事告訴她，要她不要這麼着急，否則也會嚇死的。

『你知道嗎？日本鬼的飛機大砲到處轟炸。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光只逃難，決不是辦法，你應該好好地和我們軍隊合作，大家一同去打日本。最重要的，這一帶的漢奸很多，你們可以幫助我們捉漢奸……』

話太多了，我又說得快，她自然莫明其妙，於是找了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周同志來用本地話翻譯給她聽。

唉！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只知道逃難，只知道着急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他們似乎並不了解沒有國根本就沒有家，沒有民族，根本就沒有個人的生命。現在整個的中國，到處都是日本強盜們的轟炸大砲炸彈的目標了，可憐的老百姓呵，你逃到那裏去呢？

一九三七，九，三十冰瑩於×××陣地。

三 不做俘虜的戰士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弟兄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佈防衛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也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為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就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咕咕呱呱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裹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

『衣服的顏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

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闊闊闊，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死他十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

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砲，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真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砲，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那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砲。」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

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槍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

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為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二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只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陣亡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冰瑩下午五時於野戰病院。

四 前方的漢奸

說出來真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在前方的漢奸，真比後方的多十倍，要厲害百倍！

他們的種類很多，有大漢奸，小漢奸之別，大漢奸是有整個組織，整個有計劃地來破壞我軍進行的。小漢奸，不過在前線或者後方搗一搗亂，殺幾個徒手士兵，拿去請賞。（每殺一個我方的士兵或政治工作人員就可得伍元獎賞。）或者調查到了什麼地方駐有部隊，什麼地方是野戰病院，去報告敵軍來丟炸彈。他們的暗記號共有四種。（一）貼膏藥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裝，零星的火柴。）（三）藏紅布或紅紙在口袋裏。（四）放手槍。

這裏離戰區雖只有二十多里，但漢奸特別活動，如果不帶槍，簡直不能好走。他們最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每人一天伍元，不管他報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總有現錢拿，等到三天四天過去了，如果工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表現，於是一手槍就結果了他。

在上海，羅店，嘉定這一帶的漢奸，多半是江北人。他們的工作是向敵人告密，例如我

軍駐紮在什麼地方，其地做有防禦工事，新開來的部隊有多少等等。最厲害的，他們把毒藥夾在麵包、紙煙、大餅裏面送到前方去慰勞，如果吃了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裝很貧苦可憐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夾在隊伍裏刺探軍情。

聽說九月二十一日敵機轟炸我陣地，是漢奸用一面鏡子照反光惹出來的。如果是白天敵機來了，他就燒火，煙從屋頂上冒出，這就是他們的標記。表明這裏駐紮有部隊或傷兵，晚上就用手電照出目標給敵人轟炸。

今天在我們房子的附近丟下了五個炸彈，敵機共來過十多次，一定又有漢奸去報告了，不然我們住在這小小的茅屋裏，他怎麼知道呢？

目前我們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漢奸，常常一捉就是七八個，真是多如過江之鯽。自然，這些甘心賣國狼心狗肺的王八們，到了我們手裏，再也不要希望生還，一槍就結果了他的狗命。

在後方的羣衆們，希望你們加緊消滅漢奸的工作，每一個羣衆都要認清漢奸就是

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首先消滅他，我們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勝利！

——冰瑩——

五 偉大的戰士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淒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沉痛和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曾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

究竟諒分比我還勇敢，她把被絮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

一酸，淚珠幾乎要流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砲打穿了，不能救。唐警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步。』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國迫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止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現在改為迫擊砲連，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的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爲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懷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國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二三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爲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 he 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都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沒有，他的一雙腳，真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腳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冰 營——

火線上的雙十節

「中國的老百姓呀，大家一條心！」鄭惠珍，李慧英和任秀棠三個人唱得半生不熟地在那兒練習着「保衛大上海」歌，亞芬和定寶兩個小妹妹在另一個角落裏，咕咕咕地編劇本，瑞英和敏玉兩個人也在自己編戲，一面在做表情，一面在想，她們兩個人要互相導演一幕「活捉東洋兵」，琦偉，秀娟也忙着在清理宣傳品，歌聲和人聲，把一間農民的小屋弄得像辦喜事的一樣，真是熱鬧極了。放牛的小孩子，刈草的女娃娃，都擁起來看熱鬧，門口擠了一大堆赤着腳板，雨水淋淋的鄉下人。

在百忙中，我忽然發現了煙橋給我畫的宣傳圖畫上，一張都找不出一個女人來。

「糟糕，糟糕！」我說：「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印發的抗日圖畫內面，連一個婦女的影子都沒有，怪難爲情啊！」

「怎麼好呢？」亞芬比旁人都着急。於是我打個電話到市鎮上去問煙橋，在電話上，

他說：「呵，呵，呵！」我說：「呵，呵，呵，怎麼可以呀，現在罰你再畫一張大的，而且要多畫女人，而且要在十一點鐘派人送來！」

「好，好，好！」烟橋笑着答應我了。

果然，十一點鐘時，他派人把圖畫送來了。一張大圖，上面畫的盡是女人，好像是女兒國一樣，種田的是女人，織布的是女人，賣菜的是女人，修路的是女人，搖船的是女人，捉漢奸的是女人，連那一個被捉的漢奸也是女人，一個男人都沒有，我的小姐姐們說：「陳先生的圖畫真是男女有別呵！」

在十二點鐘時，秦隊長已把大會的程序寫好，但是屋簷上的水，沿着芳草滴滴達達不斷地流，而從天空中就像漏了簷篩的粉子一樣，密密麻麻地直洒下來。

「這樣大的雨，還有人來開會嗎？」一定有人在這樣想。或者就是我們的小妹妹中間，也有人捏着一把汗，然而也有幾個小妹妹，並不因這連綿的雨水而減低她們高興的程度，因為她們在頭一天已經把農民們邀約好了，並且給他們說了：「風雨不改！」所以

她們很有把握地以爲農民們一定要來，而且糾察隊員胡瑞英、任秀棠、柳秀娟三人已經把宣傳圖畫挾在手腕下面穿起草鞋，戴上斗笠預先出發了。爲的是要先去佈置會場。

中國的人民尤其是農民，他們生成就有一種必信必忠的個性，你說風雨不改，他就風雨不改，在約定的時間中，他們就像隊伍一樣開起出來了，在遠處的田邊，在近處的屋角，有許多的農民，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有的還打着雨傘成羣結隊，像牽成的線子一樣都向着開會的場所前去。

「快呀，老百姓都去了，我們還在家裏！」我急急地催促她們，同時我也把褲管捲得很高，穿上草鞋，跳出屋子去了，李亞芬比我更快，她嘩嘩泊泊地踏着水塘跑得很遠了。

秦隊長胆子似乎小一些，她還有點顧惜的樣子，她的一雙雪白的腳板套在草鞋中間一步一步地在泥垢中走，把泥漿踏得吱——吱——吱地響，我看着她笑了，但是她不曉得我笑什麼。

我們到了會場，大家就忙着把宣傳圖畫在壁頭上張貼起來，陸陸續續來的農民，都

圍着來看圖畫了。我們請的×部的楊秘書也從鎮上趕來了。

在平常天下雨的時候，一定會將大會移到室內去開，而現在却是恰恰相反，天晴時，我們才要到室內開會。正因為天落大雨，我們的農民大會倒要在露天之下舉行。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嗎？如果我們用心一想，就會曉得是什麼緣故。如果還不明白的話，你們就想一想，現在的事情是反的，比如中國是素愛和平的，從沒有要損人利己地去侵害別的国家，但是硬有人要說它是落後，天天用飛機大砲來炸呀，轟呀，轟塌無數的房屋，炸死無數的人命，這叫做「親善」！反過來，像日本那樣的國家，天天用飛機轟炸中國，無論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無論是帶了重傷的士兵，無論是鄉村裏的婦女兒童，日本人像野獸一樣，硬要害死他們，像這樣殘酷的行爲，像這樣殘酷的國家，可是硬還有人說他是進步，是文明！

會開了，到會的農民竟有百數十人，連小孩已過二百數十人的光景。全體肅立在大雨之下，秦隊長任司儀，因為在鄉下，我們沒有國旗黨旗，也沒有總理遺像，所以秦隊長宣

佈唱黨歌。雖然鄉民們沒有這種修養，而我們的隊員和楊秘書等十幾個人合唱的聲音也就很夠雄壯了。歌聲很嚴肅地傳播到空中，也很嚴肅地打在每個農民的心上。在向死難的將士和先烈們以及在抗戰中死難的民衆們靜默致敬的時候，我們聽不出一絲的聲息，雖然有幾十個小孩們在這一羣當中。

主席金敏玉，她一向是很莊重的，雖然她的年紀很輕，然而担當起工作來，確是一把能手，她簡單地致了開會詞，報告了今年第十節的意義之後，秦隊長說請×部代表楊秘書講演，楊秘書擺開八字腳站在水泥塔當中，因為他的身材很大，鄉民們很多都以爲他是個大軍官，所以他說話的時候，大家都現出那種洗耳恭聽的樣子。

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凶，幾百人站在風雨之中打着傘，戴着斗笠，靜靜地聽。楊秘書講演到我們將士悲壯犧牲的時候，有的人流下淚來了。當他講到什麼人的飛機天天在轟炸我們的時候，羣衆中就答應說：

「東洋赤佬！」

這時，羣衆中高喊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趕走東洋赤佬！」

雨打在每個人的臉上，淋在每個人的身上，漸漸地濕透了每個人的衣服。秦隊長在給楊秘書當翻譯，把他的土話翻成蘇州話，雨點滴在她的臉上像珍珠一樣，一顆一顆地。

大衆並不因為狂風大雨，就減低了熱情，却因為一大羣人站在這裏開會，正因為這班人的歌聲，演說聲，引起更多的遠方的農民來了。他們從溪邊踏水過來，從會場的四面不斷地冒着雨過來，到的羣衆已經將近三百人了。到演說完了的時候，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東洋赤佬，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因為在雨地裏太久，我怕他們受病，所以游藝會就移到室內去開。

居民自動地把他們的門板抬下來搭了一個小檯子。我們的隊員一齊上去全體合唱了一首「打倒東洋」其次唱，「軍民聯合歌。」唱過後，羣衆喊：「再唱！」她們又唱了

一首「保衛大上海。」唱畢時羣衆的情緒高漲極了。

在熱烈的掌聲中，定寶扮着難民走到檯上來，她慌張的表情，和淒楚的叫聲，使得羣衆都緊張地望着檯上，好像那檯上立刻要發生一件什麼事情一樣。

「啊，怎麼了！啊！一家人都給炸彈轟散了，啊，怎麼了，啊……」

這時，亞芬也扮着難民出來，她揸着包袱直往前奔，忽然聽着這婦人的哭聲，她就來慰問她，在她們的對話中，詞句和表情都非常動人，羣衆中很多人都哭起來了，我一面緊張地看她們的表演，一面驚嘆她們的努力和天才，真是高興極了！

散會的時候大家又再唱歌，羣衆也跟唱，而且繼續不斷地連唱幾次「打倒東洋」歌，因為這個歌譜很簡單，不一會羣衆都學會了，在大衆的「打倒東洋」的歌聲中，我們舉行了大會閉幕式。回家的時候，小孩子們都可以沿途唱起走。歌聲和雨聲，演奏出另一種的音樂。這時秦隊長在泥漿中，已經比來時走得起勁多，羣衆的熱情，鼓勵着她忘記了泥淋道路的困難，秦隊長又有了新的進步！

——胡蘭畦——

在前方的不朽的一夜

他開始告訴我那一夜的經過時，隨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帶，火柴匣，紙烟罐，剪子，眼藥水，墨水瓶，和一杯茶，又隨手的把滬戰的前方擺設起來。這是揚子江（白皮帶，）這是獅子林（火柴匣）寶山（烟罐）楊行（剪子）劉行（眼藥水）羅店（墨水瓶）月浦（一杯茶）於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鏰幣來，放在桌子的一邊，說：這是大場。

「這一帶戰區裏（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雜物）有許多是軍事上的祕密，我答應過守口如瓶，所以不怕掃你的興，我不能不隱去許多我知道的事實，不告訴你了。」

「現在這一帶戰區（手又指了指桌上的雜物）已經沒有新聞記者能趨前視察的了。所以現在這一帶戰區裏的情形，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我能夠去一次，完全是我的幸運。經過了兩個要人的運環保證，經過我自己的指天誓日，他們爲了某種關係，不能不讓我去。這「某種關係」是前方因需要防禦工程中最要緊的麻袋，敝公司裏捐了十萬隻，

而公司的棧房，是在戰區中，所以我能夠去了。本來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棧房就不能再深入的，因為到了那兒已經是夜深，他們爲了我的生命的安全，才叫我跟着他們一起跑。於是我在夜的前方遊歷了五個小時。

「把十萬隻麻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這些汽車的外表是破舊不堪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牠骯髒非凡，看看真以爲是些一九二七的老爺車，其實牠們都配着一九三七的最新的機件。

「每一輛車四個士兵，我坐在第一輛汽車夫的旁邊。在我的旁邊，立着的，是一個姓×的團附。×團附保證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我也自信還有一些膽量，便奮勇的跟他們沿滬太路如飛的前去。我們將經過大場，經過劉行到楊行，把麻袋卸在楊行之後，再打原路回來。

「我不描寫夜是如何如何的美麗了。因為晚上沒有月亮，我看不到四圍的景色；汽車自然不開亮燈，因為怕飛機。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這些秋蟲，蟋蟀，紡織娘，金鈴子

叫得很起勁。

「過了大場，便聽見槍炮聲，接近地平線的遠處，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亮一下。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忽然我和這位×團附之間，起了同情手足的幻異的感情，我們開始了談話：

「——×長看見做生意人肯捐出十萬隻麻袋來，一定很歡喜，停一會，我給你介紹×長好不好？」

「車子顛簸得很厲害，×團附接着讚美我們公司的麻袋的細而堅固，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嗶嘰西裝，這套西裝，我在大場時已借了一套藍衣大褂換去了。秋蟲的聲音繼續的鳴叫，草裏彷彿還有響尾蛇的「嘶——嘶——」的悠長的聲音。

「——口令！」

「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經過這同時，有手電燈亮了一亮，照見幾個士兵，荷着槍，那種印象，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

「我好奇地問：『國附——這就是前方了嗎？』國附哈哈的笑了，說這自然是前方，不過還沒有過劉行。過了劉行，可以聽機關鎗的密集的掃射聲！迫行楊行時，可以看見大砲。過了楊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無人區」了。

「——口令！」

「——於是汽車又駛過去。可是，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黑影子，這便是疊着沙包的一個戰壕。汽車夫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冷靜的飛駛，現在却慢了。他在第一輛車，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他們有暗號，沙包的戰壕是疊得彎彎曲曲的，車前的燈亮了，依着彎彎曲曲的路前進。

「——媽的！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罵了，『開什麼燈，不怕死嗎？』事實上他們不怕死，倒怕飛機！」

「國附和汽車夫立刻解釋，不開燈，這彎彎曲曲的路怎能走。『那末！』那個兵叫，『快走！快走！』片刻後，車出了沙包巷，又飛駛了，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

呢。

「過劉行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而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卻依舊這末鳴叫，還有嚮尾呢。」

「我告訴團附口渴了。」

「團附突然特別的不豪爽，他忸怩了半天，才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一杯茶來，他說：『你別小視這一杯茶。在前線，這一杯子茶比什麼還值錢。你們不知道在前線，一杯水是多末寶貝。兵士肚子餓了，不怕沒有乾糧吃，可是沒有水，那就是沒有水，而且等於是沒有了一切。譬如肚子餓了，而你沒有水，那末只有好乾糧也不吃，乾着挨餓。一等到有一杯子水，那時，才能吃乾糧。我把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覺得不能熄滅我的口渴，可是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再要。」

「『蓬』這是排炮，從月浦一帶射出。拋物線地，一個火球，震動了大地，震動了我們的汽車，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過去了。我的心直沉下去。×團附泰然自若的笑了。」

「團附，我說，我不上去了，我要回去。」

「別怕啊——你瞧！好玩兒東西可看了。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一紅一黃。團附解釋這是砲兵的信號彈，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可是砲兵一看，就知道他該怎樣放射了。蓬蓬！火球，震動了大地，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這不是修辭學或文章病，這是事實，）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飛快地過去。機關槍聲密極了。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還是這樣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又安下心來，團附高興的說，「你膽子大，有種，一忽兒，我給你介紹×長，×長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隻上好麻袋，又膽子這末大，一定喜歡。」片刻，他忽然高興地說：「你要看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

「我自然要，」可是。」我說，「在那裏可以看到呢？」

「回答說，「就在我們車的兩旁！」

「我嚇了一跳，這末神祕的事情！真在我車的兩旁嗎？我望了一望，望不見。×團附說，「可以讓你看看，不過會挨罵的。好！這是難得的機會，也讓你見識見識。車夫，開燈。」車夫

幸了命開了燈。

「燦爛的燈光裏，兩旁都是兵，默默的，堅忍的負槍荷彈，一些聲音也沒有地在前進。」我想起了古人所謂「御枚疾走」的景象。約莫兩分鐘的樣子，有一個營長罵了，「操的，什麼時候開燈！」果然，挨罵了，燈立刻滅了，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

「慚愧，我又口渴得忍不下去了。挨了半天，我告訴了團附。團附乾脆的回答，「忍着到楊行再給你水喝。」我已默然忍下來了，可是團附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後方給×長送了兩大箱金山桔子，比我拳頭還大的鮮桔子，我去偷一隻給你。」

「吃了桔子，團附又來讚美我了，「好傢伙，你膽子大。」

「我說，「沒有什麼啊，大砲在頭頂飛，機關槍老遠的，沒有流彈，怕什麼？」

「「誰說沒有流彈？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就在我們車前車後。」

「啊，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立刻，我膽子寒了。嘴裏流出清水來了，我告訴團附，我不上車了。可是楊行到了。」

「×長在午夜三時半，正伏几安息，想一想這幅畫！」×長因為勞了大半夜，現在正在桌上靠一靠，」他們說。

「如果是冬天，那些將軍「靠一靠」醒來，挺一挺胸，甲上的冰柱迸落，鏘然有聲——像古代的行軍紀上描寫的——這些抗戰的英雄啊！一幅何等英勇的畫！」

「團附進去的時候，我和一個士兵談天，有一句話，聽得我懷然！他說：「鬼子（他們稱日本兵鬼子）的槍打二千米，我們的槍打一千五百米，那怕什麼，我們跑上五百米再打啊！」這就是我從前方走了一趟，帶回來的關於士氣的一句話。」

「我沒有和×長見面，就回來了。歸途上，團附答應送我兩枚日本雷撒彈，我答應他用紅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將來戰後可供作不朽的紀念品。」

「過了大場，天亮了。最精采的事在這裏，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軍隊真，連幾個汽車夫都訓練得這末好。」

「遠處的灌木叢中，突然一條紅線，冲天而起。這好像過舊歷年時，小孩子放的蘭花

條。

「國附告訴我，這是漢奸的信號，車立刻徐緩起來。」

「差不多立刻的，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中，撲撲兩個照明彈大地倏然亮了起來。」

「車夫做了一個暗號，傳到後面，於是迅疾的，車急轉五十度，斜刺裏往路旁的一排大樹中插過去，停了。我們立刻下車。啊，如果有福氣看到十輛汽車，整麗地，用同樣的急轉四五十度，而且同時的，往樹的行列中插入，同時停住。那末迅速！那末敏捷！真像電影一樣！便是那時我望到這十輛車，停得這樣整齊，距離這樣精確，而且剛好把十輛車都蔽掩在樹葉底下，已經使我驚叫了。」

「每輛車點過人數，個各人在田野中分散。稻已經結了穗，國附牽着我的手，奔入田裏，撲下，立刻泥土的熱悉的氣息浮入鼻孔。」

「遠處有炸彈的爆烈聲，飛機在天頂盤旋。」

「車再駛動時，天已昧爽了。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開回上海。」

「這就是我遊歷這一帶戰區（手指了指桌上的雜物）的一夜經過。這是不朽的一夜，團附也一付笑臉說：『這種風景，出了錢也買不到；你真有膽子。』我回想這一夜，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我很抱歉，有許多事牽涉軍事祕密，只好不告訴你了。」

——徐遲——

血的故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舖滿了稻草，蒼繩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傷的太重了，誰都担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繃了一繃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的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為什麼要『唉』一聲時，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準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

嘴。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鉄鋸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噶，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胆小的，嚇都要嚇壞了。』
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

咒，以爲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戰，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醫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爲得下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爲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爲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一日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砲打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為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牠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

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冰瑩一九三七年七月。

附 錄

如此「皇軍」

人類的創子手日帝國主義者及其馴服却而狂妄的代言人，經常地向全世界宣稱日軍乃是所向無敵的常勝軍，他們都富於忠君愛國及勇敢耐苦的美德。但事實上，這般爲日本軍閥，財閥及流氓政客贖罪而驅使來侵佔我國土，殘殺我人民，損毀我財產的羔羊們——「皇軍」他們的價值及其真實姿態又怎樣的呢？

一 「老爺饒命」

駐日中國大使館中，有一個附近洗衣店裏的夥計，常常出入。因此，此人與大使館中的人，都很相熟。一日，他急急趕到大使館中，告訴他們，他已由軍部召集，要到上海去打仗，所以要請大使館中人，教他一句中國話。這句話，是在十二分危急的時候用的，就是萬一

遇到一個中國兵要殺死他的時候，用什麼方法什麼說話去求不死。於是中國人教他，說：「先要跪在地上，口呼『老爺饒命』，就可以免大刀斬頭頸。」此人對於跪地還容易領會，不過「老爺饒命」一語，一時不易牢記，於是用鉛筆寫在小簿上，旁邊再註了音，鄭重地念了數十遍，等大家都認為發音正確後，他才感謝而去。

第二天，這洗衣店中，另外換一個人來收取衣服了，此人大約已出發，但不知應用此話時，會不會臨時急昏了，一時說不出來？或者聲音錯誤，中國兵聽不明白他的「噯哩咕嚕」，仍舊斬他一刀，那就辜負他一番好學的苦心了。

二 「百鍊之鐵」

蘆漢河北岸東楊宅的敵人，在六日上午渡河，當晚經我軍冒雨猛烈反攻，擊斃了敵人達二百餘，其中有一個是小塚少尉，隸屬於敵步兵第一〇一聯隊第十二中隊的。同時還獲得阿部部隊的隊旗及其他戰利品甚多，這些東西，都已呈繳到了這裏。今天給一位幸運的攝影師收進了鏡頭，大約不久就可以在銀幕上見到。

這些戰利品，計有阿部部隊的隊旗一面，及日本人民贈送的日章旗四面，上面都寫着「萬歲」「百鍊之鐵」「義勇奉公」「武運長久」等字樣。可憐「武運」是「不久」了，這些旗幟都已成了我們的戰利品。

此外還有日記兩本，命令袋一只，人名錄一本，和上海市法羊鎮等地圖三張。這些地圖，是「上海派遣軍司令」「陸地測量部」和「參謀本部」印的，可以說是詳盡到了極點。在這裏也可以看到敵人對於侵略淞滬的準備很久了。

最奇怪的，是還獲得「步兵操典」「戰鬥綱要」「陣中要務令」「步兵射擊教範」和「出動軍下士官兵衛生心得」各一冊，在戰壕裏看「衛生心得」已屬奇蹟。到了火線上還要讀「步兵操典」「戰鬥綱要」和「射擊教範」這些書，豈不笑話。我這個疑問終於發問了。經過了一位剛從日本考察歸來的少年高級軍官的解釋，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官兵都是新召入伍的，所以雖然已經上了火線還要讀這些「戰鬥綱要」和「射擊教範」之類的書籍，大約是冀圖找一些得以「生還東京」之道吧。可憐這

些日本的國民，也許還沒有讀宗綱夢教範，却已經在軍閥的驅使之下，毫無意義地在異國犧牲了，連骸骨都不得運還祖國。

三 卑劣的宣傳

敵人的飛機，整天到處轟炸，它的目的是企圖毀滅我們的生命，（包括戰鬥員與非戰鬥員）毀滅我們的財產，但他除了丟下許多重量的炸彈之外，同時還散發了幾種拙劣的宣傳品。

第一種是畫着一個人（上書「赤俄」兩字）把一只兔子（上書「抗日」兩字）掛在木柙之外，木柙裏的雄獅（指明蔣委員長），就猛撲而出。還有兩個穿着木屐和服的人在旁觀，圖畫的上面印着「抗日的結果，就是赤化的滅亡。」這麼十二個字——我們且不必駁斥「抗日的結果，」是否就是所謂「赤化的滅亡。」這個簡單的問題，只就圖畫來講，使人看了，祇覺得雄獅的勇猛和可敬可愛，却絕對沒有旁的印象。這種宣傳技巧，真是拙劣到了極點。除此之外，這宣傳品更印着十四個大字，說是什麼「出帥未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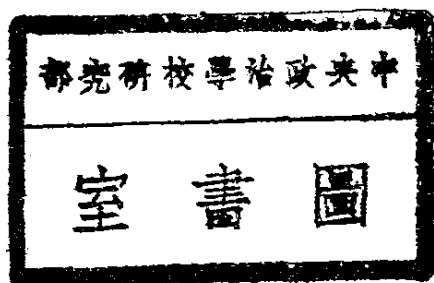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帥」字顯然是「師」字之誤，大約象棋譜上是祇有「帥」而無「師」，所以有這錯誤。我覺得「出師未捷身先死」正是敵人自己的確切的寫真。從八一三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敵人一船又一船的不斷地把活人載來，一船又一船的不斷地把骨灰和屍體載着回去，而我們的陣地却還絲毫沒有動搖。

第二種說是南翔大場和江灣，都已被包圍，希望我們的士兵立刻投降敵人。投降了才有好吃好穿和好住。上面還印着一張照片，照片上有一個敵人的軍官坐在正中，兩旁坐着四個穿短衫袴的平民——這要不是漢奸，便是處於敵人威脅下的難民；一望而知決非軍人。實在南翔大場和江灣之是否被圍，這在前線的士兵是挺清楚的。敵人捏造這種謠言，又有何用？奇怪的是他們沒有說閘北也被包圍，大約在敵人之意，閘北是已經被他們佔領的了。

第三種說是「抗日是死路，投降是生路。」此外當然還說着投降之後的種種好處。「唯有抗日才是生路」這早已深印在每一個士兵的腦子裏，現在敵人所說的「抗日

是死路。」大家都能知道是日本的死路。至於說「投降是生路。」大約是指南翔大場和江灣都已經被包圍的緣故吧。實際上假使真的被包圍了，我們也是要抗戰到底的。姚營之死守寶山，與城偕亡，不是很好的先例麼。何況現在的前綫，離南翔大場還路途遙遙，敵軍真的要包圍南翔大場，且看他還能增加幾次援軍再說吧。

第二和第三種宣傳品的旁邊，都印着：「持此傳單前來投降者賞洋「一元」等字樣。其實敵人何必擔心呢，即使印着「賞洋千元」也決不會有人「持此傳單前來投降」的。敵人之散發這些宣傳品，祇徒見其對於戰事之毫無辦法而已！今天各綫的戰事，不是都很沉寂麼？



— 烟 編 —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每冊實價二角

著者 冰 瑩 等

出版者 民族解放社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生活書店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國書公司

新生圖書公司

2129

—